

上校与马来亚情人

肇隆

倩萍

编

著

名

影

星

王

莹

和

康的

恋

情

上

校

谢

和

康

的

恋

情



上校与马来亚情人

——



上校与马来亚情人

肇隆 倩萍 编

漓江出版社

上校与马来亚情人

肇隆 倩萍 编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125 字数118,000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230册

ISBN 7—5407—0602—3/I·452

定价: 2.60元

目 录

上校与马来亚情人	姚 蓝 穆 木 (1)
谋杀,发生在亲骨肉间.....	陈德铎 靳平艺 (46)
黄柏江畔的生死搏斗	黄汉星 (61)
错葬父亲	农 夫 (82)
黑子失踪之谜	俸 林 (96)
枪声再起	猎 人 (108)
敢问路在何方	吴 铭 农 戈 (123)
酒醉神州话“湘山”	陈德铎 (134)
这一场黄金梦	梁 遥 (143)
第七任矿长	鹏 志 万 师 (153)
古老旋律奏响的新乐章	黄见国 (164)
绿野上的希望	龙 文 (170)
还是江北风光好	李肇隆 林仕亿 (178)
与他名字有关的故事	吕金华 (190)
蜜蜂王	山、 鸽 (201)
邹辉和他的助手们	山 鸽 吴 铭 (209)
后记	(220)

上校与马来亚情人

姚 蓝 穆 木

一、钟楼下的第一次约会

1938年初夏，连日暴雨，浑浊的长江挟沙裹泥，奔涌在莽莽苍苍的汉中平原上。

矗立江边的武汉钟楼，默默地俯视着黄昏中灯红酒绿的闹市，“呜呜”鸣叫的轮船，奔走呼号的难民……

宣称要做“第二个马德里”的南京陷落了。政府的首脑机关潮水般涌入武汉，不战自退的千军万马把武汉外围的芳草地碾踏成一片泥泞……

受尽凌辱的中国魂在血染的台儿庄崛起了。震惊中外的战役狂飙般掠过大江南北，武汉上空回荡着“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，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”

的歌声……

钟楼下长街上，喇叭声、叫卖声、吆喝声……一片喧哗。

此刻，神态安宁的恐怕只有丁香树下那个亭亭玉立的姑娘，她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浮动的人流，陷入深深的冥想中。

姑娘粲然的风采，很快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和议论：

“这小妞好秀气，长得和王莹一个模样！”

“也许，她就是王莹呢！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什么也不为，你不看她身上穿着普普通通的士林蓝夏布旗袍吗？你不看她脚上穿着平平凡凡的软底平跟布鞋吗？你不看她身边没有大惊小怪的红男绿女吗？

辉耀中国影剧艺术界的大明星王莹，由她主演的《赛金花》曾象惊雷般地震动了上海和南京，

“夏衍”这个名字和他的力作《赛金花》一同问世了；王莹和“赛金花”的形象一同进入广大观众的心中。“救亡演剧二队”名驰抗战前线，王莹和她主演的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，激励着抗日将士血洒疆场……红极一时的双栖明星王莹啊，怎么能与跟前这位衣着俭朴的姑娘相提并论？人们心目中的王莹

——是她在卸去了演员的盛装后，便理所当然地出现在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上，如雷的掌声拥戴着明星升上万众瞩目的讲坛，她那令人顿觉年轻的每一个手势和眼神、她那散发出生命香味的每一个笑容和词汇，都是与会者的自豪与骄傲。人们心目中的王莹——是她在卸去了演员的盛装后，理所当然要出现在灯红酒绿的舞会中，旋转的灯光，旋转的音乐，旋转的伴侣，将在她的面前旋转出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明天……

可是，就是这个人们以为不是王莹的姑娘，正是王莹。

她神色自若的，仅仅是外表。初恋的浪潮，正一次次拍击着她的心堤……

一年前，好象也是在这样一个季节，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闷热的傍晚，在南京下关附近的一个小旅馆，“救亡演剧二队”的队长洪深、副队长金山、还有冼星海和她，都在焦灼地等待着。忽然，一阵汽车喇叭声后，一辆黑色邓肯牌高级轿车嘎然停在旅馆门口，车门开处，一个军服笔挺的青年军官走下车来。“我叫谢和赓，第五战区司令部兼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，奉白（崇禧）副参谋总长之命，前来拜会。”爽快的青年军官不及寒暄赘语，直言李宗仁、白崇禧在徐州筹划台儿庄战役，欢迎救亡剧队到第五战区演出。青年军官说完后，洪深一一介绍金

山和王莹等。王莹记得，当洪深介绍到她时，青年军官一脸惊讶，不禁脱口而出：“呀，你就是王莹！”

一年来，从南京到第五战区的疆场，从街头演出到灯火辉煌的剧院，她不止一次接触到这个青年上校军官，不止一次地听他讲述吉鸿昌、张学良、李宗仁、白崇禧……也不止一次觉得对方待自己的不同，是什么不同呢？是眼神、是姿态、还是话语？她说不清。然而，她说不清的东西，终于被今天下午的电话证实了。

当时她正在汉口太和街的寓所，与从武昌渡江而来的郁达夫及夫人王映霞畅谈文艺，畅谈国家前途。忽然，电话铃响了，是那个年轻军官吞吞吐吐的声音：“王莹……请谅解我的冒昧……我想……邀请你……”

她直觉耳根在发烧，犹豫了好一会，鬼使神差，她嘴唇一碰，竟说出两个字：“好吧！”

王映霞待她放下电话后，象大姐姐般开导说：“王莹哩、干吗呢？是邀请你去参加舞会吗？你呀，总计较这、挑剔那，其实有什么呢，总比你一个人忧忧郁郁地躲在家里好。当然，你看书，写文章也好，但象你这种忧郁的性格，适当换换空气，不也是可以的么？”

王莹的头一动，不知是点头还是摇头。

而今，她真的来了，来到这高高的钟楼下，来

到这溢出芬芳的丁香树旁……然而，我为什么要来呢？当人流中闪现出她所熟悉的身影时，她象是问自己，也象是问那株生气勃勃的丁香。

二、悠悠扬扬长江水

潇洒英武的谢和赓因司令部要务所缠，来晚了一步，他一眼望见丁香树下的王莹，不由加快脚步，匆匆赶过来。

“啊，我不该……让你先等了！”谢和赓微喘着气，歉意地解释道。

王莹嘴角一动，没出声，声音从她那湖水般的眼神里流露出来了。

“那……”谢和赓显得有些仓促。令他惊讶的非但是王莹在等他，而且，她穿的是蓝旗袍，全身的打扮和去年他们在南京初见时一模一样，这是姑娘的别出心裁呢，还是偶然的巧合？此刻，他该说点什么呢？

往日里直率气盛的谢和赓哪里去了？英武果断的青年军官哪里去了？性情急躁的大本营秘书哪里去了？站在王莹身边的，——仿佛是另外一个谢和赓。

终于，聪明的谢和赓找到了适当的话题，“王莹，我们去喝杯咖啡吧！”谢和赓望着钟楼旁那家精致的小咖啡店，热情地说。

王莹又用会说话的眼睛回答了他。

这一对青年伴侣坐在临江的茶桌旁，耳听着邻座的高谈阔论，默默地对视了一下，然后双双把目光移向窗外浩浩荡荡的扬子江。

“要点什么点心呢？”青年上校起身探问。

对方还是用眼神回答。

他只得坐下了，用茶匙在杯子里轻轻搅动。好一会，才望着茶匙对王莹说道：“王莹，你好象不大喜欢讲话？”

“唔，是吗？”王莹象是回答，更象是问自己。

怎么不是呢，谢和赓不会忘记去年南京初会时，王莹宁静地端坐在桌旁，潜心倾听着洪深、金山、冼星海与他交谈，他偶尔询问王莹一两句话，她不是笑而不答，就是以不置可否之词应诺。是大明星瞧不起他这个小军官呢，还是热血的女性讨厌他身上这套国民党的军服？仔细想来，什么都有点道理，仔细想去，什么都没有道理了。

王莹见谢和赓茫然地望着自己，她浅浅地呷了口咖啡，补充道：“不，有时我也很爱讲话，只是，从来不讲无聊的话。”

谢和赓的心头不由顿了一下，欲言又止。

邻座飘来惬意的笑声，那是心领神会的笑，心满意足的笑，心术不正的笑！这种笑声，就是在小

乡镇的茶馆饭店也时有所闻，在这大都市当然见怪不怪了。窗外徐徐吹来的江风，不但不能驱散这种笑声，反而平添了几分回荡的气氛。王莹取出一条洁白的手绢，权当小扇驱热，然而，这美式咖啡店是有冷气装置的，热从何来？

谢和赓明白了对方的意思，他邀请道：“我们到江边去走走吧！”

王莹立即站了起来。

他们默默地漫步在江畔，初夏的江风不时撩起王莹披肩的秀发，轻拂着谢和赓的脸膛。悠悠扬扬的长江水，无语向东流。

面对着人山人海的观众，在舞台上表演自如的王莹啊，你为何不开口？

面对着敌人的枪林弹雨，在疆场上冲锋陷阵的谢和赓啊，你为何不开口？

终于，谢和赓开口了：“王莹，你发表在上海《申报》副刊上的《衣羽》，很有才气，很有情感，太动人了！”

“啊，谢秘书，过奖了……想不到你们这些军人……也喜欢诗文。”

是想不到，他们的窃窃私语也就是从这句话中打开缺口而源源流出的。王莹闪动着湖水般的眼睛，倾听着谢和赓讲述起他那远在桂林的书香世家；讲述他在初中时写的《漓江之什》组诗；讲述

他那可敬的哥哥谢铁民——一个二十三岁的共产党员，在大革命年代从容就义，给弟妹留下在监狱写就的诗篇……

“你哥哥是共产党员？”王莹打断了谢和赓的滔滔不绝。

谢和赓点了点头。

“那……”王莹站着不走了，炽热的目光投射到对方笔挺的军服上。

“这……”千言万语涌上谢和赓心头，然而，他只艰难地、尴尬地说出了一个“这”字。他想说，他真想痛痛快快地说出自己真实的一切，捧献出自己那颗热血青年的赤子之心。可是，不能。他不能说。他什么也不能说。

钟楼传来悠扬的钟声，不多不少正十下。

“时间晚了……我该回去了。”这是王莹不坚定的声音。

“好，我送你。”

“不！”

“我担心……”

“不！”

热浪拍击着谢和赓的心扉，他一直想说又不敢说出的那句话“王莹，我爱你！”是该说的的时候了，然而他说出的却是：“王莹，我很佩服你舅母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她？”机智的谢和赓，深

知身为女子中学校长的舅母在王莹心目中的地位，特别是在王莹的婚姻大事面前。

王莹答应了。是用眼神答应的。

三、在汉口法租界

这天，王莹答应了谢和赓的请求，领他去拜见在汉口法租界“修德女校”任校长的舅母。临行前，她见谢和赓提着沉甸甸的手提包，便说：“我舅母是新女性，她讨厌请客送礼这套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谢和赓真诚地答道，但没有放下那手提包的意思。

尽管王莹的舅母是颇有名气的女子中学校长，但她家的陈设普通，待人也俭朴。

“舅母，他就是谢和赓。”王莹说。

“好，欢迎，请坐吧！”舅母给这位大本营国防上校秘书送上一杯白开水，“听王莹说，你要来……”

谢和赓忙接过话头：“是的，舅母。”说着，他忙打开沉甸甸的皮包。

女校长明澈的眼里掠过一丝不快，便把头偏向王莹说：“你们剧团在武汉演得不错啊，这些天全校的师生都在议论你们，特别议论你！”

“舅母，”王莹放轻了语气：“我有今天，全是靠你……”她忆起了幼年丧母的孤凄，忆起了做

童养媳的苦难，忆起了两次逃离婆家的凶险，忆起了千里迢迢投奔舅母的遭遇……

“舅母，”谢和赓从手提包里抽出一大迭文稿，诚恳地说：“这是我写的《万言书》，这是《漓江之什》，请您老指正！”王莹望望那被抽空了的手提包，又望望谢和赓，两颊荡起了欣喜的笑意。她亲昵地倚在舅母身旁，指着上面那份写着《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——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》的文稿告诉舅母，白崇禧很重视这份“万言书”，并用“大本营白副总长办公室”的名义打印300份，分别发寄各省主席、保安处长（或保安司令）、各军长、军政治部及一些重要单位。这份“万言书”，还通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，转呈给毛润之先生和朱玉阶总司令，接着王莹又指着一迭印制精美的香港《天文台》告诉舅母，该报主编陈孝威将军对此稿击节拍掌，誉“万言书”“确为大时代仅见之创作”，并在《天文台》连载。王莹正兴致勃勃地介绍着，忽然扭头问谢和赓，“还有那篇呢？”

“在后面。”谢和赓以为王莹问的是少年时在《桂林日报》副刊上分两次发表的组诗，

“我说的是我们一起复写的那份文稿。”王莹提醒道。

谢和赓记起来了，是那篇题为《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之关系》的演说稿。那是白崇禧对三个贴身

秘书的考试卷啊！

两个月前，白崇禧拟在武昌向国军班长以上的集训团发表演说，指令谢和赓和另外两位秘书就同一题目各拟讲稿以供备用，而且限一周完成。白崇禧是想博采众秘书之长呢？还是要考核这三个秘书的水平？谢和赓深知这次拟稿的重要，于是白天办公务，夜里赶讲稿，三个“夜战”，一万四千多字的讲稿大功告成。谢和赓想到了王莹，想到她在上海报刊上发表的一篇篇优美、动人、催人向上的散文。何不去请她帮忙润色呢？自己平常总觉得王莹可望而不可及，这不就是难得的机会么？

王莹看完谢和赓的文稿，说：“太长了。”

一天之后，谢和赓拿着删改过的讲稿来到太和街王莹住处。

王莹一边看文稿，一边赞叹道：“改得好呀，谁删改的呢？”她那湖水般的眼睛流露出惊羨。

谢和赓不好回答，也不能回答。此时，他能告诉她，这文稿是令人敬仰的共产党领袖周……改的么？不能啊！不能。

王莹见对方不正面回答，知有难言隐衷，便埋头复写起来。

复写完，装订好后，谢和赓马上将删改稿烧掉。

当早春二月的轻风，旋起这一张张纸蝶时，王

莹留恋地说：“烧掉了，真有点舍不得。”

王莹舍不得，谢和赓就舍得吗？但，为了不留痕迹，他还是把原稿一张又一张地填进熊熊的火炉中……

后来，白崇禧采纳了谢和赓写的演讲稿，在给师级以上的军官训话时，从内容到顺序，完全与谢和赓送去的复写稿相同。肃立会场洗耳恭听的近千名军官怎么也不会料到，从他们长官口里所讲出的东西竟出自中国共产党人之手。

女校长一边赏阅谢和赓给她带来的“见面礼”，一边就当前时局与这两个青年人交谈，她不由对眼前这个在国军中屈指可数的年轻上校惊叹起来，惊叹他的谈锋，惊叹他的才气，惊叹他的为人。她同时也不由暗暗地为王莹祝福。

当舅母送他们离去时，王莹用低得只有对方才能听见的声音对舅母说：“舅母，你看呢？”

舅母明知道王莹所指的不是刚才那一大迭文稿，但她还是借题发挥。笑着道：“我记得，你随剧团从上海出发时，也在报上发表了一篇谈游击战争的文章，想当一名抗日游击队员，对么？”

王莹听出了舅母的话外话，翻译出来就是：你们为抗日救国志同道合走在一起了，你虽然讨厌他身上的国民党军服，可是，芦沟桥、台儿庄不是有无数的国军官兵血洒疆场么？看来，问题不在于穿